

商城记·重庆

工业内迁血脉存(上)

1938年1月25日,重庆城下半城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余位大多说着“吴依软语”,神色却格外凝重的客人。

这些稀客并非为品尝那儿有名的英式西餐而来,也无意与近在咫尺的聚

西行客群英会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沪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

沪汉渝一线牵

沙利文饭店会议两个多月后,在重庆安顿下来的厂矿企业陆续增加到30余家。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成立,大家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吴蕴初等为执行委员,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定期召开会员大会。

该联合会的章程明文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为宗旨。”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临危受命

拳拳心游子意

本来,上海厂商们想过再迁往湘南地区,湖南方面却未表态支持,云南省倒是热诚伸出援手,但路途过于遥远,大宗设备运输尤其困难,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最可行的选择。

早在1934年,中国工程学会四川实业考察团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外界对

兴诚银行(川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总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中,第一拨共14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运的紧急会议。

较深。

当日齐聚重庆沙利文饭店的企业家中,不乏业界一时翘楚。如我国氯碱工业创始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吴蕴初,在抗战前的国内化工界,他与立足天津的“永久黄”系掌门人范旭东,并称“南吴北范”。又如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浙江桐乡人颜耀秋,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为沪上华资机器业之佼佼者。还有同样是美国海归的龙章造纸厂经理庞赞臣,他是清末

成立于重庆的战时企业组织,的确为在漫天烽火中保存及延续中国现代工业的宝贵血脉,做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

其实,这些内迁企业家们一开始的主要目的地,并不是重庆及四川,而是武汉三镇。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资源委员会即委派林继庸等亲赴上海各民营工厂动员,上海工业界领袖颜耀秋、胡厥文(嘉定人,创办新民机器厂)、吴蕴初、支秉

川省投资环境多少有所了解。川中实业界大腕如卢作孚、刘航琛等,均与上海工商界同行有来往,曾数次劝说前者入川。

当迁汉厂商去留彷徨之际,抱病出川抗战的“西南王”刘湘本人,正住在汉口的医院里。他一向重视四川特别是重庆经济建设,对工厂迁川极表欢迎,马上电令本省工业专家胡光镛飞到武汉,向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人。

报社编辑出身的苏汰余,是这群企业精英中唯一的重庆本地人。他下海后赴武昌投资创业,打造“裕大华”纺织系,此次随沿海迁川企业一道回渝。来自武汉的另外两人是瞿冠英和厉无咎,他们老家都在江苏,且均为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业务主管,代表赫赫有名的无锡荣家。

当时,除了先期到达重庆的这14

家企业外,其余内迁各厂设备、人员,均在辗转西行途中。因战局动荡及人地两生疏,厂商面临不少难题,而国民政府方面急盼工厂早日复工,以供应军需民用。

面对心急火燎又满怀惶恐的企业界同仁,林继庸开门见山说:“各厂抵渝,势如散沙,非急谋筹设枢纽,不足共策进行。”与会者因此一致决定,筹组“迁川工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为救亡图存尽一分力。至1938年元月,共有64家工厂先后在汉复工。

同时,以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席的迁汉工厂联合会,又有意到武昌城外洪山一带设立临时工业区,安置越来越多的迁入厂家。但当地地价飞涨,一时难以成交,而湖北省建设厅官员更提醒说,省府已决定迁往鄂西,此刻企业在汉作长久之计,似非适宜。随着国都南京失守,战局急转直下,武汉转眼也危在旦夕了。

研究,令厂商们大为感动。

此时,官方的林继庸也审时度势,出面替四川“站台”,力促企业继续西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且形势所迫,上海及武汉本地企业家们不得不当机立断。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重庆沙利文饭店的那一幕。

未完待续

江湖行

战前重庆工业

1891年重庆开埠之时,自日本归国的川商邓云笙、李南城、卢干臣,经总理衙门批准,集资8万两银子成立“森昌火柴公司”,年产硫磺火柴12.6万箱,并获官方给予川省境内产销专利25年。这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也是四川和西南第一家民营工厂。

1900年,商人印用卿率先在江北沙湾创办吉厚祥布厂,使用24台木机织布,重庆棉纺织工业正式起步。此后五年间,重庆的织布厂占全国同类厂家总数的三成以上。到1933年,重庆棉纺织业达到极盛,工厂有1300多家,生产效率更高的铁轮机达2000台,与木机数量相等。

此外,重庆的猪鬃加工、采矿(煤铁与石油)、玻璃瓷器、面粉、造纸、皂烛等行业均有一定规模,领先四川省内,但仍不脱工场手工业本色。从全国来看,与集中了八成以上近代化工业的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巨大。

重庆采用近代机器生产的行业中,以缫丝业最可称道,它也是四川丝业中心。1934年投产的华兴机器厂,以及民生实业下属的民生机器厂,算是机器业中较有实力者。据重庆商会统计,1933年全城大小机器厂(包括社店)41家,雇佣20名工人以上的仅10家,不到总数四分之一。

抗战前重庆的化学工业,以桐油业为四川出口货物之大宗,钢铁工业起步则更晚。电力方面,1908年重庆就成为四川首个用电灯的城市,在全国也属最早之一;1934年,官商合办的重庆电力公司额定股本200万元,比当年四川全省电力资本总额156万元还多近三成。

总而言之,抗战前重庆的近代化工业尽管薄弱,毕竟还能大量内迁的工矿企业提供一些发展基础。从另一角度说,这样的半空白状态,也让西行千里的“外来和尚”们,有了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充分的施展余地。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部分内容参考“重庆工商资料”第五辑之《抗战时期重庆民营工业掠影》。

湖南无意收留,云南又路途过远,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自上海到武汉一路漂泊的内迁厂商们最可行的选择。



家族企业

CHINA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5年《家族企业》杂志正式创刊!
邀您与《家族企业》一起寻找“中国的传承之道”

《家族企业》是围绕家族企业特有的发展、传承问题,整合多方资源,形成的研究、探讨、分享、共赢的媒体平台,为家族企业在绩效管控、传承规划、公司治理、变革创新、投融资、产品服务、市场把握等方面提供及时周全的资讯产品、知识产品、经典实践案例等多元化产品集合。

《家族企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经营报社主办,是中国率先关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权传递过程中风险与危机管控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杂志,分为治业、修身、齐家、益天下四大板块,秉承只有中国的传承才能传承中国的理念,旨在为中国的家族企业提供恰当的传承策略、方法、技巧和实践。杂志为月刊,全年12期,全年订阅价600元。



请扫描二维码进入微店按照提示即可完成订阅

咨询热线: 010-88890061 24小时传真: 010-88890006
服务监督电话: 010-88890107 咨询邮箱: jiazuzhiye@cbnet.com.cn

订阅价

600元



扫描二维码关注
《家族企业》微信

